

A B C
of
Art World
艺术世界ABC



KANDINSKY

康定斯基

李惟妙 著

他摒弃了具象，在抽象的点、线中发现了艺术中的内在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 B C
of
Art World
艺术世界 A B C

KANDINSKY

康定斯基

李惟妙 著

他摒弃了具象，在抽象的点、线中发现了艺术中的内在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定斯基/李惟妙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艺术世界 ABC)

ISBN 7-300-05737-3/J·155

I . 康…

II . 李…

III . 康定斯基(1866 ~ 1944)—绘画—艺术评论

IV . J205.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186 号



艺术世界 ABC

康定斯基

李惟妙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 - 82503022
编辑热线:010 - 82503013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20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7.5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2 000 定 价 19.80 元



抽象主义是20世纪初出现在欧洲的一个反对表现视觉印象和视觉经验的艺术流派。他的始祖是俄国的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瑞士的克利以及荷兰的蒙德里安。俄国是抽象艺术的发源地，在这里，抽象派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艺术家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康定斯基。在本书中我们所要讲述的正是康定斯基的艺术世界。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对“抽象”和“抽象主义”等有关概念有一个初步的理解，以此作为我们走进这位抽象派艺术大师的铺垫。

“抽象”是与“具象”相对的概念，抽象艺术与具象艺术是相对而言的。20世纪复杂的现代美术流派尽管变化万端，但是除了它的内容、题材或主题的不同追求以外，在形式上却是万变不离其宗，不是具象，便是抽象。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认为一切艺术无不抽象，因为艺术中的抽象性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使在具象中也包含着抽象的成分，因为艺术表现形式的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就是把客观物象给“抽出来”加以表现的。

抽象主义（Abstractionism）艺术在西方较有权威的费登版《二十世纪美术词典》中对其做了如下的解释：“举凡艺术都是一种抽象，许多抽象艺术必然在群众的眼睛中和心灵中造成具体物象的联想。20世纪‘抽象艺术’这一概念，乃是指不造成具体物象联想的艺术，它不探求表达其他视觉经验。”根据蒙德里安的朋友、作家米切尔·索菲尔的观点，抽象艺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与可见的现实没有关系的艺术，即它不含有任何抽象的现实，不管它是否为艺术家提供原动力”。抽象主义者认为，艺术不反映不认识现实，艺术的使命仅仅是表现艺术家本人的本能的下意识的感受，因此，他

们拒绝描绘客观世界的物象，但并不是所有非具象的艺术都是抽象的，正如《二十世纪美术词典》中所说的，它是非具象的，但又不造成具体物象的联想，就此而言，我们不能把毕加索、马蒂斯等现代画家在手法上有很强表现意识的作品看做抽象艺术。抽象主义不同于20世纪的其他流派，它不是一个有宣言和纲领的社团，一般泛指抽象艺术。它包含两种类型，即从自然出发加以简约或抽取其富有表现特征的因素，形成简单的、极其概括的形象；还有就是不以自然物象为基础的几何构成。总之，20世纪的抽象艺术是泛指脱离“模仿自然”的绘画风格的“非具象艺术”，它包含多种流派，并不是一个流派的名称。

瓦西利·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被公认为抽象主义绘画的先驱者。他生于俄国，却取得过三国的国籍；他是俄国人，却有着东西方的双重血统；他一生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他的艺术生涯却是从他步入中年后才展开的。他虽然是一名画家，但是又可以被称为艺术理论家，甚至是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名艺术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并且在包豪斯这所著名的新艺术院校中长期任教。他的绘画作品就如同他的人生一样，经历了长期的转折和突变才最终奠定其抽象主义的形态。他著名的艺术理论《论艺术中的精神》及《点·线·面》等书籍，又对其后的抽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康定斯基的艺术并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在他逝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作品仍然处于滞销的状况。有关对他的批评和谴责似乎跟随着这位艺术家走过了一生，但是康定斯基从未放弃过追寻自己的梦想。从俄国到德国再到法国，他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着抽象主义的不朽，而康定斯基的名字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后世证明了他的不朽。下面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大师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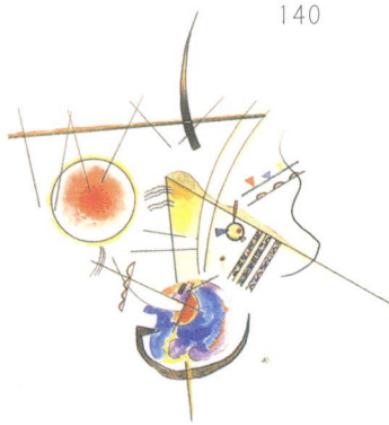
序言 1

艺术生涯 1

出生和成长	1
慕尼黑寻梦	11
“青骑士”的诞生	30
包豪斯的探索	57
巴黎最后的岁月	71

名作赏析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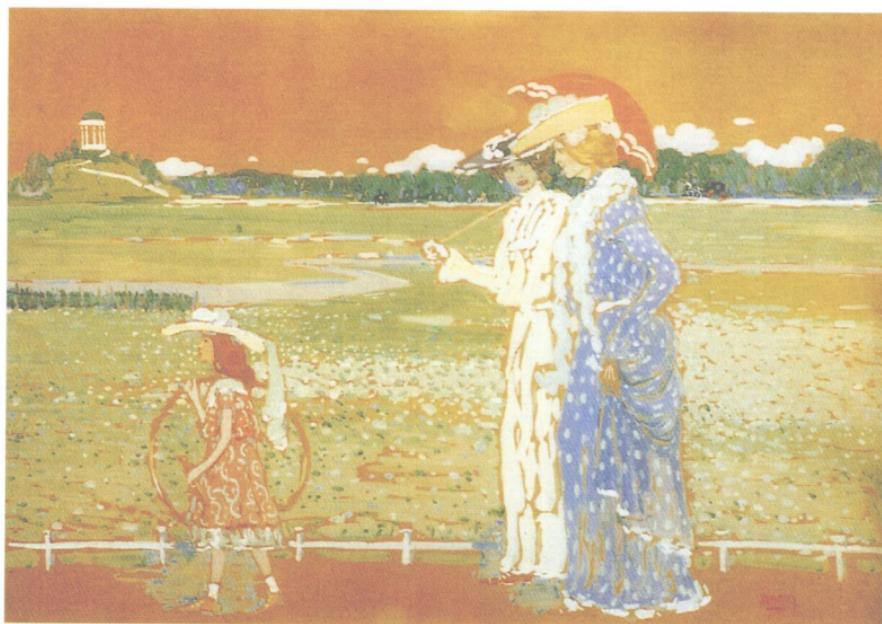
写实风景时期	78
印象主义时期	84
野兽主义时期	88
梦幻风景时期	92
戏剧性时期	96
和平时期	116
圆形时期	124
浪漫几何时期	130
综合时期	140



出生和成长

时间追溯到 1866 年，那时的俄国，一场社会变革正冲击着整个国家。这一年，已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第五年，可是这一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社会危机，民众与学生的激进运动此起彼伏。由于俄国农民依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社会中上层人士比以前更加关心眼前的利益。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的统治，而俄国害怕革命思想传入本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思想控制，甚至在 1850 年颁布法令禁止俄国大学讲授哲学。当时衡量事物的惟一标准只有是否对沙皇及国家有用，在这样的现实和背景的影响下，俄国知识界也受到了恶劣的影响，许多艺术家沉浸到“实用”艺术观中，将艺术与政治相联系，艺术几乎失去自为性。而这时，实证主义泛滥，轻视宗教和道德的做法公然成为时尚。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位以关注纯粹的精神领域而闻名于世的抽象主义绘画大师，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就是康定斯基。他的出现同时也证明了，当某种社会行为走到极端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反对的力量。而且一种新思潮的萌芽往往以某种艺术形态作为先导。

1866 年 12 月 4 日或 5 日生于莫斯科富商家庭的康定斯基，具有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性格。对于他的确切出生日期，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在 1918 年以前，康定斯基在每年的 12 月 5 日过生日，而此后新的历法——格列高里历通行以后，他则在 12 月 4 日过生日。据康定斯基自己的介绍，他的父亲生于西伯利亚，后到莫斯科求学，并娶了一位带有波罗的



古城
(罗腾堡) II
油画画布
52cm ×
78.5cm
1902年
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中心藏

海血统的莫斯科姑娘。更加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他的祖母是一位中国蒙古族的公主。他的祖父出生于横跨蒙古边界的小镇卡希塔 (Kijashta)。据康定斯基本人说，他的先辈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这些似乎都为康定斯基的家族蒙上了一层浪漫的传奇色彩。在康定斯基的家族中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晚辈。其一是康定斯基的堂兄弟乌多沃索，他是俄国早期编辑、出版列宁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康定斯基的另一位亲戚维克多·克里塞夫维奇·康定斯基 (1849—1889) 创立了俄国精神病学说，他因在幻觉和伪幻觉的研究上有卓越的成果而在科学界享有盛名。

散步
水彩木版
22.7cm ×
59cm
1904年
慕尼黑汤姆斯画廊藏

在康定斯基的童年时代，他就兼学德文和俄文，他迷恋着德国丰富的民间传说，故事中那些神奇的小精灵和离奇的情节给小康定斯基带来了莫大的兴趣，使他很自然地对德语



产生了亲切感。后来康定斯基选择德国作为他学习绘画的地方，与他早年的这些体验不无关系，同时，他也受益于斯拉夫民族的正教传统和民族宝藏。小时候的康定斯基曾经有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他还清楚地记得在1869年的时候全家到意大利旅行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那里他看到了圣彼得教堂及翡翠的亚诺河，威尼斯的暗褐色的流水与黑色的石阶让幼年的康定斯基初次与色彩结缘。可是由于他的双亲相处不和睦，最后还是离异了，康定斯基则开始跟父亲生活。不久，康定斯基的姨妈艾丽泽芙塔·蒂珂娃（Elisabeta Tikheeva）开始照顾他的生活，她的这位姨妈曾孜孜不倦地培养他对音乐、书籍以及民间传说的兴趣。后来，康定斯基曾深情地回忆说：“我的姨妈对我的成长有绝对影响力。任何接触到她无私生活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性格魅力，是她影



响并唤醒了我对音乐、童话、俄罗斯文学以及对俄罗斯人深沉天性的热爱。”

尽管如此，康定斯基对他的双亲仍然非常敬佩，他称颂他的父亲的客观态度、耐性和泰然的自信，赞美母亲过人的气质。在康定斯基的眼里，她的母亲端庄、美丽、思想自由，他将母亲作为自己憧憬的象征，认为她“身上交织着种种优点，有白色大理石和镀金圆顶的圣母”，并“体现了莫斯科的性格”。由此可见其对父母的崇敬。从康定斯基的家族系统来看，他早年的文化背景是综合性的，包括了俄罗斯、亚细亚和斯拉夫民族的因素。

可以说，康定斯基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天赋在他的

在多明尼加所做的素写
油画画布
38.5cm ×
89cm
1904年
慕尼黑市立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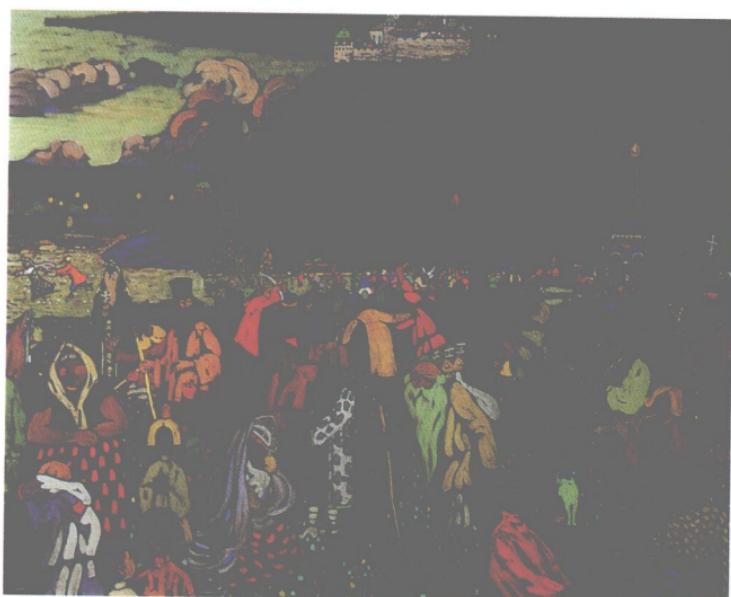
夏日
30.6cm ×
16.5cm
1904年
慕尼黑市立美
术馆藏



成长道路上起了决定性的因素。幼年时的康定斯基就对色彩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感，并被大自然的色彩所迷住了。在康定斯基的童年记忆中的奇妙体验几乎都是与色彩相联系的，祖父房间里用玫瑰花装饰的白色钟面，马匹身上淡黄色的鬃毛与赭色的斑点，种种微妙的色彩都可以引发他极大的兴趣，而那些五颜六色的物体本身却不如色彩那样吸引他。当他记住了那些色彩之后，具体的东西

是什么他就全然记不清楚了。从十岁开始，他就显露出绘画的天分，在他父亲的鼓励下，康定斯基开始接受绘画的教育。小时候的康定斯基对形象有着不同常人的记忆力，有一次他在看了一个画展回家后，竟能详细地画出所见过的图

多彩的人生
蛋彩画布
130cm ×
162.5cm
1907年
慕尼黑市立
美术馆藏



画。而他也常常凭记忆画风景，这些画总是会比写生画出来的东西要好得多，他曾经尝试实地写生，而结果往往令他失望。同样的，他对绘画的材料等等也非常喜爱，他曾经自己攒钱买了一个带有油画颜料的画箱，看着那些颜料流出所产生的相互交融的神奇色彩，简直让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兴奋不已。当颜料被搅拌发出咝咝的声音的时候，康定斯基觉得这如同是听到了“隐秘楼阁里术士炼丹的秘密一样”，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跳。康定斯基仿佛看见的是一种力量，一种潜在的力量，使他逐渐沉浸在自己梦幻而神秘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1876年，康定斯基在敖德萨开始接受初级和中级的教育，直到十八岁时才返回莫斯科。然而在敖德萨他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他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中，仔细回忆了少年时自己微妙的内心世界：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同时又似乎在失去某种东西，但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自己又说不清楚。成年以后他才明白在那个时候所体会到的正是离开家乡后的乡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康定斯基在童年时十分迷恋莫斯科。虽然他在敖德萨过了九年的学校生活，但是对他来说，敖德萨始终是陌生的，而自己就像是一个过境的旅客。

1884年康定斯基回到了莫斯科，这时的莫斯科已经成为欧洲东正教的中心，按照传统说法，东正教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罗马，罗马衰落以后，拜占庭成为第二个罗马。1443年拜占庭被土耳其人攻陷，莫斯科便成为拜占庭的继承者。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斯科被教徒们视为精神中心，他们认为这里是通向圣灵的地方，因此莫斯科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神秘感。这种神秘莫测与古典的美，也是造就康定斯基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种种体验经过长期的沉淀，使得康定斯基日后创作出融合德国和俄国的神话故事的作品。

康定斯基定居莫斯科后，便进入了莫斯科大学，青年的康定斯基在这里接受了经济学和法学的教育，当时他接受的理论还包括朱普洛夫(Chuprov)的经济学课程、罗马法和

青山
油画画布
106cm ×
96.9cm
1908—1909
年
纽约古根海姆
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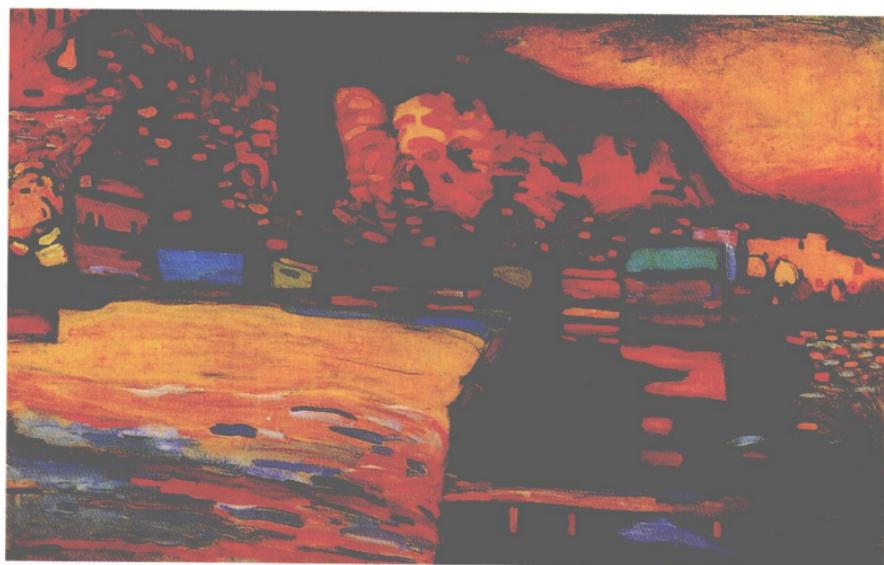


伏洛洛达之旅时所作的速写

1921	ИЮНЬ—9 [21]—JUNIUS.	1889
ПАТН.	Нирилла, арх. Алекс. Феналь, Мары в Марин.	Созин.
	Кирилла, птиц. блазер. (Нов. г.), Александра, игум. кунт.	4.24. 36 м. 5.5. 27 м.
<p>У Толстых погода и воздух. до 4г. пускали пироги и яич. с белогорским чесноком. По дороге съе- хало пасеками и в ста- рою не спеша по зелену двору под деревьями. Прос- какивали погоды и всегда синевы. Которой и обрадованы.</p> <p>Был - буряк — суп — засыв — творог .</p>		
1889	ИЮНЬ—10 [22]—JUNIUS.	1889
СУББ.	Тимофе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и Антонины. Софана.	Созин. 2.2. 36 м. 3.9. 27 м.
	Бессиана.	
<p>У Толстых в Кадникове. Погода и Иванчиково чистая но теплая. Денег нет. Всем все сидят в Пироге, подъѣзжая наши в Ульяни Гостини бывают погоды. Погода перемежается с погодами Новодемьянска, синевы.</p> <p>Крыши Соловьевы Чистые 37</p>		

刑法等，在闲暇时他仍然继续作画。虽然此时俄国的政局仍然动荡不堪，可是康定斯基并不关心政治，在他此后的艺术经历中康定斯基也曾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不关心政治。在大学期间，康定斯基的抽象思考的能力以及他创见性的思维才能得到了培养。他曾经对罗马法的量刑逻辑提出了疑义，该法典规定量刑的主要依据是犯罪的事实而非犯罪的动机，康定斯基则认为相反。1889年，他还被指派参加了一个远征队去俄国东北部伏洛洛达地区进行一次考察，以取得该地区正在迅速解体的斯利亚部落的刑事法规和宗教习俗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当地的风俗，斯利亚部落的居民都要将脸和头发染成黄色和绿色，穿戴颜色鲜艳的服饰，并且还以各种斑斓的色彩装饰其住宅和周围的环境。农家房屋墙壁上装饰性的色彩，农民自己画的朴素的圣母画像，甚至家具上的色彩，都引起了康定斯基极大的好奇，使他觉得犹如步入一幅图画中。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村中建筑物与装饰的细节：“我仍然记得初次走进一家斯巴时，我在门口呆住了，桌子、凳子、巨大的火炉和碗柜，都画满色彩鲜艳的原始图案。最后当我进入房间时，我发现自己被四壁的图画包围了，而自己仿佛是图画中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的康定斯基又再度体验到了儿时那种对色彩和图画的强烈的兴奋。这种奇妙的体验对康定斯基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日记中继续写

史丹堡湖
油画木板
63cm × 96cm
1908年
纽约南诺·胡顿画廊藏



道：“我不仅学会了从外部欣赏绘画，还学会了进入图画内部，即生活在图画中。”他被艺术强烈地吸引着，似乎隐隐地感到将要开始的绘画生活，因此在回到学校后除了一些能与“抽象”相联系的专业还能被他接受外，其他的经济专业甚至是银行业都让康定斯基产生了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感，可是他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全身心投入到绘画艺术中，就像在等待着一股外来的力量来坚定他献身艺术的决心。毕业后，康定斯基在莫斯科大学的法学院任助教。

上帝是不会放过一个对绘画有着出奇的敏感和深刻思索的艺术家的，这股力量终于出现了。触动了康定斯基投身艺术决心的是189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首届法国印象派画展，其中莫奈所画的《干草堆》给予了康定斯基强大的冲击。康定斯基最初看到这幅画时，他几乎无法分辨画中的主题，但他却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为画面中的色彩所表现出的力量而感到震惊，这是他在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新的表现力量。他在1913年出版的回忆自己过去经历的自传《回顾》中这样写道：“看到莫奈的《干草堆》，突然使我真正发现了什么才是‘绘画’。那时我不了解画家为什么要这样画。我只是觉得作品欠缺明显的对象，但我又迷惑而惊奇地感觉到，它不只是感动人，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无意识中，都能刻画出不可磨灭的强烈印象，使我在童话世界中所感受到的经验，又重现在画布之上。”在怀疑着莫奈究竟是怎样绘画的同时，这位天生的艺术家也发现了一个进一步强化他从事绘

干草堆
莫奈
油画 画布
61cm ×
101cm
1891年
奥赛美术馆藏





克尔姆兹街景 II
油画木版
24cm × 33cm
1903年
私人收藏

画的意念，那就是：客观对象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摆脱了形象的绘画也同样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而几年前，在莫斯科皇宫大戏院上演瓦格纳的著名歌剧《洛本格林》(Lohengrin)也给了康定斯基艺术上的启示。在幼年时，他对音乐也有着很大的兴趣，他弹过钢琴，也拉过大提琴，音乐和绘画一样都是康定斯基认为可以表达和宣泄感情的最佳工具，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两种方式是相通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互相表示的，即能够“听”到色彩，或者可以“看”到声音。这是康定斯基绘画理论中的重要一部分，音乐也是康定斯基最想用绘画来表示的东西。《洛本格林》一剧给予康定斯基的启示是瓦格纳的标题音乐所激起的情感转化成了视觉的表现，其在色彩的运用上让康定斯基获益匪浅，它的形式美感也给了康定斯基很大的启发。所有的一切使康定斯基被深深地触动着和感动着，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对艺术的执著了。

于是，这时的康定斯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他终于下定决心专门从事艺术创作，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是对他的艺术生涯来说，这时才刚刚是个起点。在康定斯基的回忆录中，他曾经回忆道：“我喜爱所有这些学科（指法学、经济学、人种学等），至今，我仍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它们曾经给我的那些具有热情也许是灵感的时刻。但是，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艺术的时候，这些时刻就变得



红骑士
蛋彩铅笔、
纸版
17.6cm ×
36.6cm
1902年
慕尼黑市立美
术馆藏

黯然失色了，只有艺术才能使我超越时空。学者的工作从未给予我这样的体验内在的张力以及创造性时刻。”康定斯基毅然放弃了前程似锦的法律职业，因为在那个时候，学者的地位是很高的。为了当一名真正的画家，同时他还婉言拒绝了莫斯科多尔巴特大学法学讲师的职务。他选择奔赴慕尼黑学习绘画，这是因为尽管他深深地迷恋着莫斯科，但是当时俄国的社会现状和艺术界已经无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绘画的环境。这时伴随着康定斯基度过童年的德国童话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而康定斯基也热爱音乐，同时德国又是一个音乐之乡，所以有着浓厚艺术气氛的慕尼黑无疑是康定斯基最好的选择了。

慕尼黑寻梦

1896年12月，康定斯基来到慕尼黑，虽然19世纪末的慕尼黑在文化活动上较巴黎稍稍逊色，但传统的历史题材绘画和写实的肖像画仍然很有市场，它仍然称得上是欧洲的艺术中心。这里的文化气息让康定斯基感到振奋，他在慕尼黑艺术家聚居的斯瓦宾街区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安妮。这里我们将要谈到的是康定斯基多彩而浪漫的爱情生活，康定斯基的爱情与他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是极为不同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表姐安妮·奇米亚金，他在1892年二十六岁的时候和她结了婚。安妮比康定斯基年长几岁，她性格含蓄而内向，虽然身材娇小却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高贵的气质。可是安妮对艺术丝毫不感兴趣，因此两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实在是太少了。尽管如此，康定斯基一直很敬重她，直到后来蒙特的出现。

最初康定斯基进入了很受人尊敬的安东·阿兹贝(Anton Azbe)的画室学习，在那里所教授的仍然是传统的精确的写生。康定斯基认为这种方式无疑使人被模特所束缚住了，这是让已经对绘画萌发了初步见解的康定斯基所不能忍受的。也许是因为康定斯基没有接受过传统学院派的艺术教育，他轻视解剖，认为解剖学与艺术“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但在他的老师的要求下，康定斯基还是学习了一些解剖知识。他在阿兹贝的画室里学习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中，他经常逃学去户外画画，他画过斯瓦宾的街景，也画过慕尼黑英格兰风格的花园，他也常常到慕尼黑郊外的村庄寻找绘画的灵感，这时期他画了许多的写实性风景画，在画面中洋溢着亮丽的童话般的色彩，可见他对大自然景色的